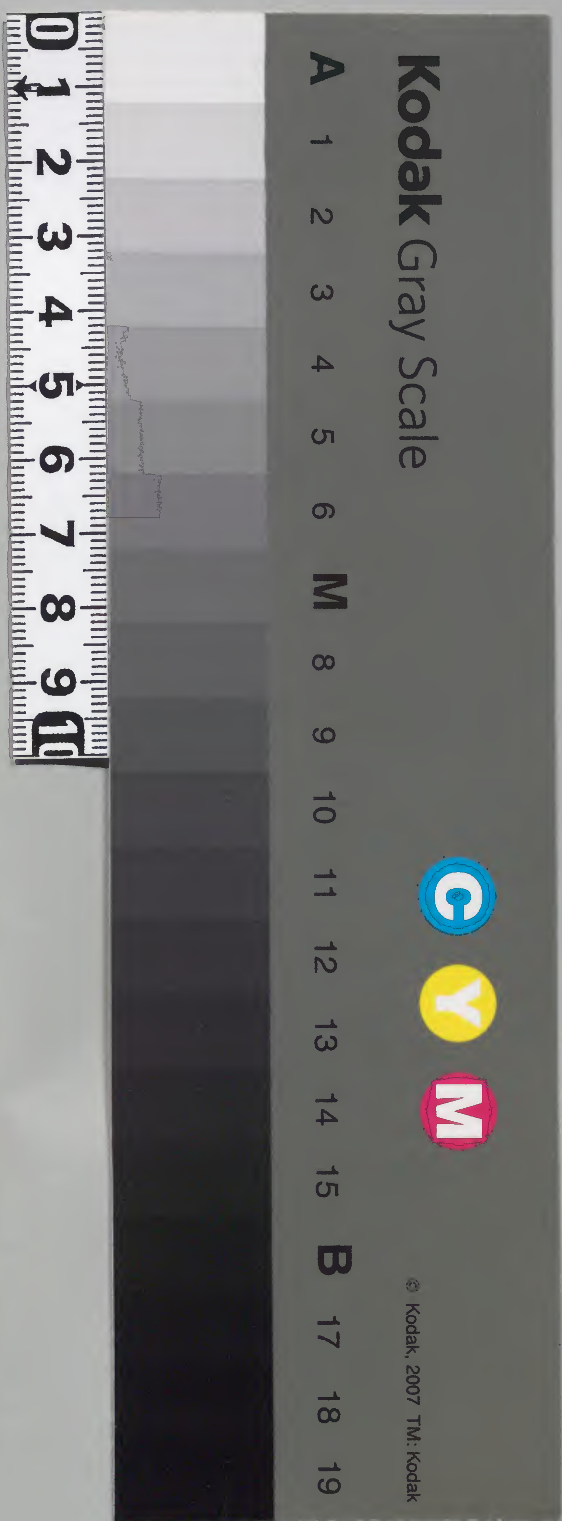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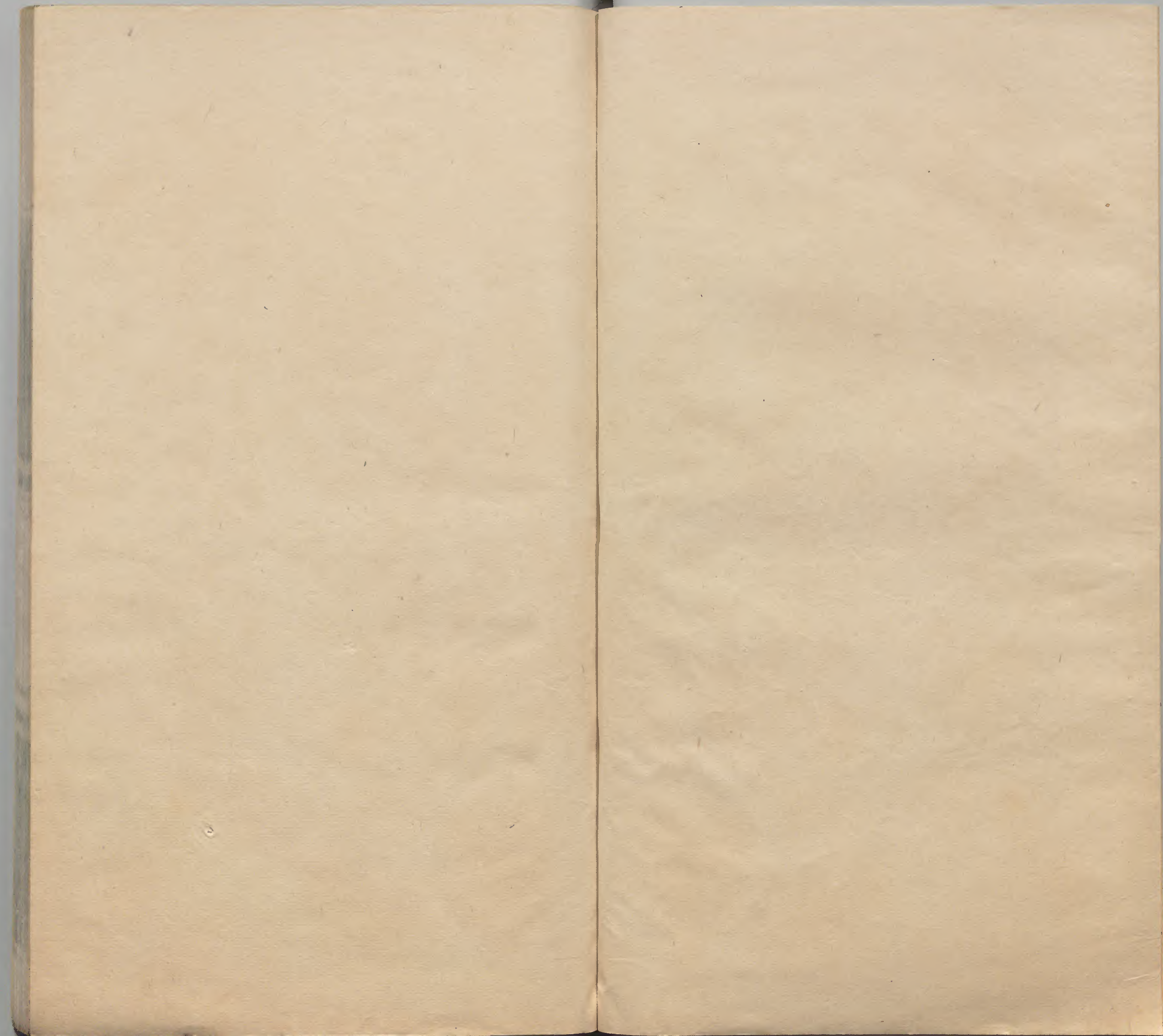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三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38)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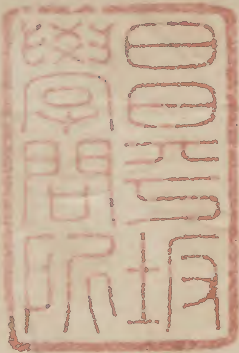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第五百五

淺草文庫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蕭子顯齊曰褚白玉字元瓊吳都錢塘人也年十八父為婚婦
 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時人此之王仲都在
 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都苦禮至之伯玉不得已停
 郡宿信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立孫與僧達書曰聞褚
 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云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
 矣自非拆節好士何以致之望其還策之日暨紆清塵亦願助



爲譬說答曰褚先生從白雲獲矣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峯嶺絕領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求此異慰日此談討芝桂
借芳荔蘿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知見歆見之當爲申
譬太祖即位乎詔吳會二郡以札迎遣又辭疾止不歆違
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又曰明僧紹字承烈耳原聶人也隱長廣都嶗山詔徵爲正
負郎稱病不就其後上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
古猶發議在吟寧則息談耶僧紹弟慶符爲清州刺史罷
任僧紹隨歸住江乘山太祖謂慶符曰鄉兄高尚其事亦

克之外臣與朕雖不相有時通夢乃贈紹竹根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
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又曰辛晉明字文達少就閔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
共處一帳兄亡乃帳施靈蛟甚多通夕不寢而不道侵鰲僑居
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
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
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疑爲揚州徵爲議
曹從事不就

又曰婁惠明字知遠立性真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毋
害自惠明居之無復心螫之苦臧名匿迹人莫知宋朝
帝召不志齊高徵又不志文惠太子在營苦逆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掉西下及就路迴之豐安旬日間俄
賊起唯豐安獨全時人爲有先齊武帝爲立館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大康孫緬爲尋陽
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
瀟洒垂長蕭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
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亦怪焉遂蹇裳涉水謂曰竊

觀先生有導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玉壁重利也駟
馬高蓋榮勞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淪之士靡然
尚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
狂人不達世務未變貴賤無用榮貴乃歌曰竹竿籊河
水悠人相爲樂貪餌吞釣非夷非惠聊以妄憂於是悠
然鼓棹而去

又曰顧歡字景怡吳興益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農歡
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馭雀歡作黃
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

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听無遺忘者夕則燃松即
讀書或燃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迂邵玄之傳
經文旬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崔凱之臨縣見而異之
遣諸子與遊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毋士水漿不入
口廬于墓側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
近百人歡早孤讀書至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
受學者廢蓼義篇不復講焉

又曰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父道鞠州從事善禪京
產少恬靜閉意榮官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礼凱清剛

有峻節一見爲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與同郡
顧歡同契始東山開舍受學齊建元中武陵生暉爲會稽
齊高帝遣儒士列璪入東暉講璪故住與之遊曰杜生當
今之臺尚也求明十年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京產徵爲奉
朝請不至於會稽聚徒教授建武初中負外散騎常侍郎
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迴辭疾不就

又曰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及善道徽
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月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太
守王僧虔與張褚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德動幽祇行標

松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微少勵高行能
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歸都邑豫章王疑爲揚州辟
曹書佐不至鄉宗慕之

又曰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毋喪洒
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其珍未賞先食絕好學子括
東西晉爲一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齋高帝
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中司徒褚彥回啓高
帝稱述其美以秘閣榮緒謂人曰昔呂尚書丹書武王致齊
降位李釋教誠並不札敬之義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

論常宣尼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
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閔康之俱隱在京口
時号二隱

又曰吳苞字天盖濮陽甄城人也儒學善三礼及老莊宋泰
始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蒼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
諸彥回宅講授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
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館於鍾山中教授朝士多到門
焉當其珎其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
以壽終

又曰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數口
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
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珣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無紙常以竹葉箭
若箴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珣累
床而坐講書輟叔父璠之與顏廷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
講授伯珣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
琊王雲生吳郡張淹並加札辟伯珣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如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珣噬指如期而雨舉動

有禮過曲水之下趨而避早喪妻脫不復重娶自北曾
參宅南九十里有山伯珣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皆生連理
門前梓樹一年便合抱白雀一双棲其戶牖論者以爲
隱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父虔之宋樂安令鄰
士幼而後敏年七歲听叔父岳言玄賓散玄所遺失岳撫其
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尔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志親
亡喪尽礼服闋忌日輒涕泣弥旬居貧識箴誦書曰手不息
鄉里号爲織箴先生常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鄰士曰是

鄉履耶即跣而返鄰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鄰士笑而受之
宋文帝令何常之抄撰五經訪學舉士縣以鄰士應選
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謂子偃曰山藪固多寄
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汝師之麟士常苦無書因遊都下
歷觀四部卑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
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契聖人玄悟所每以履
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能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
以絕世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從學之士數百人各營屋
宇依至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

城市

又曰諸葛瓊字幼玟瑯琊人也世居京曰瓊幼事徵士閔康
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晉書 瓊有發擿
之功方之靈壺齊建武初江祀薦瓊於明帝言瓊安貧
守道閱初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激濁辟為議曹從事
帝詐之瓊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
既鉤穀百斛梁天聖中舉秀才不就瓊性勤於誨誘後
出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六為起講舍
瓊處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致講誦不輟時人

益以此宗之也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
梁安成王法曹行叅軍常還都經尋陽遊於匡山
遇處士張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
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号曰籬垢園時人謂籬垢
先生遠近欽慕之簡文以遺扺杖論者云自遠法師
歿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珪居父憂時童孺慕尽礼親黨異之
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物義祖母癯常自含吮與
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如對賓客見者
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常以園蔬為業常山行見人盜其
菘元琰遽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為誰答曰
何所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涉
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大慙一鄉
無復草竊齊建武中為曹武平西叅軍不至于時始
安王遙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叅軍豈是礼賢之
取歟以西曹書左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為恨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彥之誠曰宜思自勗

以庶尔躬答曰願追赤松子於滄海遂許由於穹谷耳自
是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嘗出戶外凡王晏貴顯緒必
顛復聞笳声至門緒乃穿籬逃避及晏誅竟獲免時中
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迓其人何遠自是
飲風者莫不斂衽望塵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生十歲讀葛洪神仙傳曰仰青
雲觀白不竟爲遠齊高祖作相引爲侍讀永明初脫朝
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仍許之居句容曲山自号華陽
隱居武即位有吉凶征討大事皆不盜問時人号為山中

宰相預知梁祚覆没乃製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並論
空豈悟昭陽殿遂作禪子宮及侯景傾陷篡位果昭賜
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屋中有異香氣
日氤氳光血真白先生有肘方批中術乃本草

又曰沈顛吳興人也性有至介常纂黃叔徐孺子之爲人
每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穀貴顯當朝每還吳賓客
迎送咽顛送迎不出城穀乃歎曰吾乃今之貴不知賤也

又曰何點字士哲庐江人也點雖不出入府城而遨于迹不窘
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

人謂之通隱

後漢書曰韋愛字敬遠孝寬之凡也志尚夷簡淡於榮利太祖經畧王業不席求賢備札辭之終不能起彌加敬重世即位禮遇逾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斛号曰逍遙公年七十餘卒

陳書曰馬樞字要札扶風人初爲梁郡陵王綸學士綸舉立援臺城留書二萬卷寄書肆意尋覽將遍乃喟然嘆曰吾常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柱拮愛山林者以伊口爲管庫人乃稽諸史典篤論其義亦各從其所好乃

隱於葑山曰精洞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隋書隱逸傳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鬢喪

交事毋以孝聞毋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
瑒琛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丁母憂居喪
骨立服闋舍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
遂博覽郡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至不仕自以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
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
必高會極觀無不沉醉謔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
先爲設黍謂郡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首卿亦雲食
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

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聽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
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
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家

又曰崔廊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
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
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
郡命輿趙郡李士謙爲志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
及士謙死廊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書府士謙妻廬氏寡
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詔廊取定廊嘗著書論言刑名之理

其義甚精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又曰徐則東海鄰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
三玄精論議懷恂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
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中褐陳大建時應召來
憩於至真觀暮日父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
而已雖隆冬牙寒不服綿絮初入縉雲山太極真人除君人
降之日汝年出十八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縉王諱鎮知
其名手書紹之遂詣揚州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
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卒支躄柔弱如至

又曰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瑁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開有
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朝博覽文史特精
三礼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於太學
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詰質疑滯文詡
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右僕射蘇威聞
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歡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州郡頻舉皆不
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
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論

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
所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之際
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事不立以如意擊
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終於家時年四十
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書免逸傳曰王績字無功降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
呂才為莫逆之交隋大業忠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
合縣丞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
隣渚有隱士中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

相近乃結庐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為北山賦以
見志績又嘗躬耕於東臯故時號東臯子或經過酒
肆動經數日往々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詠諷貞觀
十六年卒臨終自題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
又曰田遊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大學生後罷歸遊於太
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
有方外之志與遊岩洞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
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
高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岩山水田寇

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北得佳否遊
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
曰朕今得卿何異漢得四皓乎因將遊岩就行宮授崇
文學士令典太子少傅刘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上宮
于嵩山遊岩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乃親書題額懸
其門曰隱士田遊岩宅

又曰史得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
自適或騎牛帶瓢出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
名徵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赴詩餞別得義

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
紹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閭
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類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朕天革命建極開階
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頌禎期而捐辭帶應休運以解荷裳粵自海隅未
遊魏闕行常之理所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停特宜優獎委以諫
曹日授諫議大夫放歸立壑

又曰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時母疾焉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
無可求礼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疾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持
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

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中宗
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新司
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去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
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贈銀青光祿大夫又曰盧鴻
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隸隱於山
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不詔徵之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聞
其故奏言臣問老君言禮者忠信之簿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
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廬鴻一應辭而至訪之
政道有會淳風爰率逸人用勸天下時宜授諫議父母放之還山

王希

又曰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傭以供葬畢隱
於嵩山師道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道養二術願卒更居
兗州徂徠山中與道仕劉玄傳爲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領
松栢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
身行之美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
中書令說訪以道義宦扶入宮中與語甚悅詔授朝散大夫守
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

又曰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起與魏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從步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夏得暑豈可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安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初元畢勾爲刺史謂界令孔慎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千木之間禮賢故也慎言造門就謁特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曰先鑿墓自爲誌文如筮而

又曰李元凱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鄉人宗璟年少時師事之及作相使人遺元凱束帛將薦之皆

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冲爲洛州刺史邀元凱至州問以經義因遺之衣服元凱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義以連帑也行冲乃以泥塗汚與之不獲已已而受乃還乃以已之所委素絲五兩以酬行冲目義不受無妄之財年八十餘終

又曰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仁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人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授灵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疏而已餘所蓄

又曰孫處玄者長安中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常恨天下無書以

廣所聞神龍初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
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又曰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特號
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
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請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
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及至辭以老病不任職
事詔授朝散大夫停留數月而歸履忠人鄉左庶子吳兢謂吳
履忠吾子家堂室屢空竟不霑斗米疋布雖得五品何益於實
也履欣然尋以壽終

又曰崔覲梁州城固人也爲儒不落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
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爲主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
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
對以吟詠自吳山商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焉爲節度叅
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畧若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
之太和八年中補闕王真方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尻郎徵之覲
辭疾不起卒於山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
曰至神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汙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風

振海而不驚若然者乘雲雨騎日月遊而天地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

又曰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焉及舜受終之後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民不知怒不知善今盛爲衣裳之服以勸民目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耳目益榮天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之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秋收歛身足以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

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終矣

又曰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可以配乎天既而齧缺遇由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謂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遂堯不見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械其目曰何者聞言負吾矣遂去終身不相見又曰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聞乃致天下而讓焉

由乃退而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史記又載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又曰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老萊子者楚公室亂堯世耕於蒙山之陽蓬蒿爲室杖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曰諾王去

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搖夫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老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又曰顏回字子淵貧而樂道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爾家貧居卑何不仕回者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娛回何仕焉

又玄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

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代鄭圍其都鄭人
私與秦盟而晉私退秦又使大夫祀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
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乞卒師襲鄭
過周及滑鄭人不知高時將市於周遇之謂其支蹇他日
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
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凡襲國伯之命以
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祀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殺晉人
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
高而高辭曰許而賞則晉鄭公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無

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莫知難矣

性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又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無擇何也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矣吾聞子方之師形解而不敢動口鉗而不知言語所學真玉槩耳夫魏真為吾累矣

又曰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之事

又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形列禦

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撫心而怒曰聞有道之士妻子皆得樂今子之妻子有飢色君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遺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至於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淺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李堯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尊以客礼出過其庐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庐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處乎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文侯以名過齊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欵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逾所以不致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臣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魚者可也不尔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去

又曰斗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歆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歆見宣王
宣王使謁者迎斗入斗曰趨見王為好勢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
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後日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
之宗廟守社稷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之受
尺之穀王曰何謂斗曰王使為寇不使左右便辟則無使矣臣故曰不如受
尺之穀也王乃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
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公聞其賢遣使
致札三十鍾歆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黃金百斤聘以為卿又
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号曰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又曰原憲居環堵之室甕牖桑樞上漏下濕衣無表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坐而彈琴子貢相魏結駟連騎排藜入
窮閭巷不容軒未見憲憲韋冠杖藜而出應門正冠則纓絕歛衽
則肘見納履則踵决子貢曰噫嘻先生何病也憲笑曰憲聞之無
財謂之貧學道而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慝
車馬之飾憲不忍為子貢逡巡面有慙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又曰曾參字子與魯哀公致邑馬焉參辭不受曰吾問受人者常
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又曰陳仲子齊人其先戴為齊鄉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
子適楚居於于陵自謂於子仲窮不苟求不義之食遭歲飢乏糧
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虫者三咽而食視身自織履妻
臂纏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款以為相遣持金百鎰至於陵聘
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款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所安
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
所安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竟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
而為人灌園

又曰披裘公者吳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都公曰
取彼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之卑五月披裘
而貧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子皮相之
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譏殺伍奢奢子負已將
奢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負甚忽自恐不脫見丈人
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
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向不取何用為
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負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每食輒祭之名
曰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又曰漁父者楚人也見楚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
原爲問大夫名顯於諸侯爲尚官靳尚所讚王怒遷之江
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歆其
醑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焉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深自閉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

涓著老子張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
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專
義於期先生爲道家之宗焉

又曰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
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独好黃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
王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
叔等皆尊事

又曰盖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起
齊人爭往干世主唯盖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

齊相延問諸儒數百人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蓋
公善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則民定
遂推爲類爲參言之參說乃避正堂舍人師事焉齊果
大治及參入相漢尊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秦
師然未嘗仕以終壽

又曰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日角里先生三
日綺里季四日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
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高山深谷逶迤擘紫芝
可以充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其入商隱洛地肺山以待天下
定及秦敗漢高聞之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能知者
初張良易姓爲張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北上與黃石公相遇
衣褐衣而老墜履地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
愕然歐之爲其老也強下取履因跪進焉公笑以足受而
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五日平明與我期
此良愈恠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怒曰何後復五日早會良

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篇書與良曰讀是則
為王者師後十二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遂去不見
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莫能用後
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
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字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又曰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
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罵通曰天
下初定死傷者未起而起禮樂所由起者百年之德而後可
舉吾不忍為公所為也所為不合古吾不行也公往矣無污我

通不敢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瑯琊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
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夜賜金壁直數千
萬出直阜鄉亭而去赤玉舄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
有我與蓬萊山及秦敗安期先生與其友蒯通同往見項羽
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見列仙傳

又曰東郭先生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隱居不仕曹參為齊
相尊禮士范陽人蒯通為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
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者何取參曰取不嫁

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雋士也
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礼之參遂致礼聘二人
亦終不仕齊人美焉

又曰田河字子齊人也自孔子受易世傳至河及秦焚典以易為
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絕漢興何以齊諸田徒杜故考
曰杜田先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
梁項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
其庐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又曰王先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
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入朝不下司馬門釋
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
為帝是為景帝釋之惧稱病欲去用王生計乃見上謝之
景帝不過也王生平常與釋之及公卿會庭中立工鞮解顧
謂釋之前跪而擊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辱張廷尉使跪
繫鞮乎生曰吾年老老且賤矣自度終無益張廷尉方為天
下名臣吾豈敢耻廷尉使繫乎欲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
重廷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
令司馬迂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阱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
進曰迂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
伯陵林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
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聞報
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身利不可

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
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
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迂居太史官爲李陵游說不
腐刑果以悔悵被辱峻遂高上不仕卒於所人立祠号曰所君
又曰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
顯義士郡國候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
至京逃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
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号曰安

立丈人成帝聞歆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
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自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
故老氏有安立之學扶風取况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
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
南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稚於朝廷由是上舉孝廉賢良皆
不就連辟公府不諧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
薨歸葬江夏稚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夏瓊墓前致
醢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
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
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
舉馥不諧遂隱身久之靈即帝位中常侍曹節專朝禁錮
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受官然聲名為節等所憚遂以汝南范
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縣郡各捕
以為黨魁馥於是頓足而歎曰葉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福
及百家何以為生乃剪鬚髮變服易形改姓入林慮山中為治工
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後詔悉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

以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所處其後
人有識其声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潛使人以車迎馥自匿不
肯見潛車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大女雖玉爲父報
仇外黃令梁醜欲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
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當尚追旌庠表况在清聽不如哀
矜醜善其言乃爲讞減死論人稱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
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礼三業先通因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齊陰王子居在太學子居病困

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齊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
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
後凡一察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又曰郭太字林中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
縣欲以爲吏難曰大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毋與同郡宗仲至
師京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
陳梁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折巾角士爭往從之
載策盈車凡太之知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賢後驗以毋喪
歸徐稚來吊以生芻一束頓太庐前而去太白高州高士徐孺子

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郡司徒府有道徵皆
不就

又曰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且於室中
向母拜雖子往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
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再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
違親貞不絕信可謂至賢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遊夜講訖共言識劉秀
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乃一各言爾至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
曰丈夫立義不與帝交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

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言刺史
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号曰成公帝
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父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
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
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能折使郎二人就受
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
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

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已下會劔者數百人先生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然燒膏以名自煎龔先生矢矢非吾徒也哭畢而起出衆莫知其誰又曰宋勝之宋即子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于穀城隰中孝慕甚篤隰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伐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禮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衰爲東平內史遣史詔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大原從郇越牧羊以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大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又曰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徵還通友不肯見而讓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不憚煩也遂驅良終不納論者高之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未隱於南下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迴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賁壁帛卑辭原禮聘順故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素學義我往教即款相師但入深山求嬰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

諸姓皆滅唯順山栖安然以貧絮自終焉

又曰摯恂字秀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礼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温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始從恂受業恂受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

又曰姜政字子平漢陽上郡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凡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疾不就玄怒勅郵君益取收岐少實不起者殺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搃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學孝義栖遲衡庐鄉里歸仁名亘州里實無罪杖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及母死喪礼畢盡讓卒水與凡岑遂隱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壁州從事不詰民事教授者滿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之常賣卜城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策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善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若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知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又曰鄭朴字子直修道靜默世服其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
屈揚雄法言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直耕於嚴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絕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城都之圭里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
錯行私常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酺飲月餘不去
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知官推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
之間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學教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
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
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立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

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号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被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身不仕號曰任徵君又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未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子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因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入乃著旧布

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圖其形於府殿号爲賢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棄妻子我應袁詔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又曰焦光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庐於河之湄独上其中冬夏祖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屨以身親土其体垢汗滑如泥澤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妻子交視口未嘗言雖驚爲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庐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百餘歲卒嵇康高士傳曰子州友父者堯舜以各天讓交父友父曰我道有

勞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爲友舜以天讓之石戶失負妻戴携子以入海終身不反

又曰不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復去而耕禹往趨而問昔堯知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舜授舜授子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侶然遂復耕而不顧

又曰卞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遂伐桀以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於我必以我爲賊也而又讓我必以我貪也吾不忍聞乃自投桐水又讓務光曰廢上非義民非仁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庐水

又曰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吾聞事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又曰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子作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對然作色不悛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悛哉

又曰涓子齊人餌木接食其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鯉魚中符
後隱於岩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王沙得其聞不能
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
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
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教老子曰耶容張口吾舌存乎吾齒存
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又曰閔令尹喜州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游喜先見氣物色
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食莫知

所終

又曰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說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
說者息

又任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
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門外軍馬迹何深也
接輿具之告之妻曰許之手接輿曰富貴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
至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爲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
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矣負金甌妻戴繼噐變姓名莫知
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後更名陸通好養性在蜀城峨嵋山上世見之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陸通字輿楚昭王昭王政

亂乃洋狂不仕故曰接輿也

又曰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以為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於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子是曾孔丘欬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欬對曰然曰與其從避人之士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獲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欬

又曰荷蓀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是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曰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又曰顏閔者魯人也魯君其賢以弊聘焉閔方服布衣誤而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閔邦家耶曰然使者致弊閔曰恐所誤而遺使者差使者反復來求之閔乃鑿堊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為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之以劍而僚

弄丸不輒曾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
僚曰君今能剗刑洒行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

又曰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大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幾死乎
夫直未先伐其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曰愚脩身以明昭昭如揭
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愚也孰能削迹損勢不爲功名者無責於人
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於大澤入獸不亂郡而况人也

又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
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名曰掣擗用力少而見功多
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於中則純白不備子貢

愕然慙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疑
聖獨絃歌以買声名於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墮汝形体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聞閭使專
諸剗殺王僚致國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
听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君故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
劍帶樹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鴟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
陶爲朱公復巨萬一日蠡事周師太公服挂飲水去越入海百餘年

乃見於陶一旦棄資財賣藥於蘭陵世世見之

又屠羊說者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繼王王反國欲將賞說曰

大王失國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閻立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

老不祖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

拜王曰父老幸老之故答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閻立曰聞王

之來望得壽得富得貴以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容廩備

災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閻立曰非所敢望願選良

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乏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稽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執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敬民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虐暴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於民敬殷人作誓言於民始雖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雖固然結之民其可不解乎

又曰顏斶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王不悅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王作色貴乎斶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壟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對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齊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斶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又曰魯仲連者齊人好高偉倣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有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不忍爲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又曰鄭仲虞不知何許人也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而願陛下何惜不爲太上官令民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

又曰馬司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壘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開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听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

夫類有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差爲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不覺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記又載

又曰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官拒居山從借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魚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拙遲於一立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服孔子之軌迹馳閔顏之極藝既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

其所步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又曰蔣詡字元卿杜稷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輔詡奏事到
灞上稱病不進歸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諺曰楚國二
龔不如社陵蔣翁

又曰逢真字叔平社陵人李邵公上郡人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
嘗為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
不過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避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固
辭乃止家累百金優游自樂

又曰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車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
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悅其
言遂終于家

又曰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
父來吊甚哀既而嗟乎貢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先生竟天
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張顯逸民傳曰曹子臧者齊宣
公之子也宣公卒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為曹成公其後晉執成
公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去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
節為君非吾節也遂命奔宋晉侯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以國
致成公為君見左傳

又曰周黨字伯况整清鈞非法不行建武中徵爲義郎以病去詔曰
昔夷齊不食周太原同黨不食朕祿後終隱居娛志不營於世
虞般佑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冲素以耕稼爲業專心好學每
改服以蕪日而食得風痺或多勸修名士安答曰居畝畝之中亦可
樂堯舜之道何必崇勢利而後名乎詔以爲太子中庶子著作
郎並不應也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閑靜寡欲少學而貧隣
牛犯種擔芻送牛牛主人大慚乃不復暴晉咸寧二年詔曰處士
朱冲履行高潔經學修明徵爲博士及太子中庶子冲每聞徵

書至輒逃入深山以兌居近夷俗羗戎奉若君也

又曰劉逃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志述作數
十年不出門是述十餘萬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弘上
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胡濟言朝守靜門
志道日新誠江南之良才立園之逸老曰具白衣爲郡前漢有舊
責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不就卒於家

王晉書亦同也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出林旬日忘歸父
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之崖以觀石室

之石亟洛下將沒步擔入吳子餘抗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
苦覆其上亦無壁彰時多虎暴而文獨須積十餘年恒著鹿皮裘
葛巾司徒王公迎置果園中衆人問文曰飢時思食壯而思室自歎
之情先生安得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又問先生獨
處窮谷山若病疾遭命終則爲烏鳥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
者亦爲屎蟻所食復何異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独不畏乎文曰
無人害獸之心亦不害人耳居園七年逃歸餘抗袁叔直隱傳曰蘇
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汝將以爲終乎袁哉新曰
者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何以爲哀聖人道德爲

心不以富貴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

又曰鬼先生不知何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
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枝風盪
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見高岱之松栢手上枝干
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
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又曰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士韓非稱之世傳是長
者之辭因以爲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理名藏用世莫能知居國南鄙因以爲號

著書言陰陽事

又曰野老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掌勸爲務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号

又曰鷓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復穿以鷓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号著書言家道事馮煖常時侍之煖後顯於趙鷓冠子惧其薦己也乃與煖絕

又曰楚人有獻魚干楚王者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之又可惜是故來獻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仁人將以誨我也乃恤鰥寡而存孤独出倉粟發弊帛去後宮楚國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貧編蕭自給其子投泉得千金之珠丈人曰取石未鍛之夫千金之珠又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子能得其珠遇其睡也使龍而寤子其盛粉矣

又曰孫叔敖遇孤丘先生曰僕聞人有三利又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叔敖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祿厚而施益薄丈人曰善哉言乎

堯舜其猶病諸

又見列子

又曰客有侯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嘗弓泛弓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度寸雖有壘丈

之石不能載其躍苟蘊自美厚容可知矣

說苑者備有丈夫負金入井灌韭終一日一區鄧折下車教之爲機
後重前輕命曰搗終曰灌韭不區不倦衛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
之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

雜記事曰徐揖忽榮祿陳蕃欽其高行以禮招請署爲功曹
及師友際酒又時爲設東面之坐重席佩中几以候之揖辭不到
王僧虔吳地記曰處士陸著字文伯漢桓靈之州府交辟並不就
唯事棲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物苟仕濁世子弟尊訓
遂二代不仕並有盛名

又曰桐廬縣東有大溪九重注廬溪口南通新安東出富陽青山
祿波連霄一旦壑昔徵仕散騎常侍載敦遊此自言山水致極也
敦字長雲樵國鉅人父散騎常侍達字道安道弟子常侍
國子祭酒顯金高蹈倍外三乘肥遁爲海內所稱梁典曰載顯
字仲若與達並隱遁有高名顯以父不仕復循其蒙辟皆不就
梁蕭繹孝德傳曰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地海
濱不以遁世爲悶不以窮居爲傷浣衣濯冠以候絕氣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貴榮號曰安丘

丈人

又曰孔愬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笙愬為洛生詠與之對而已

世說曰却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載公起宅其精戴世生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罪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怡投袂聊躑躅躑躅故安之幽人在峻谷朝採南澗藻夕宿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岩穴無結構丘中有鳴

琴

陸雲逸民賦曰古之逸民輕天下輕萬物而欲專一丘之忻壇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因無疆之休乃為賦曰相荒土以為居度山阿而孝室層幽曾會窈谷重深岩穎葛藟垂陰潛魚潦沍嚶鳥未鳴顧蔬圃於滋蕩即闡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抱迴流之別沼食秋華於高存濛玉泉以濯流浚金谷以投簪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而宅心望岩穴而凱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